

我心目中的沛德先生

方卫平

两年前客居剑桥,遇上疫情,原来的各地交流、游走计划多数报废。不过,封锁期间,也正可以蜗居在家里安心读点什么,写点什么。

于是,就细细读完了3大册《束沛德自选集》,包括《耕耘与守望》《坚守与超越》《缘分与担当》,作家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。这是沛德先生历年来出版的近20种文论和散文集中各类文字的首选总结。

最早认识“束沛德”这个名字,是在报刊上。1980年代中期前后,我初入儿童文学领域,那也是新时期儿童文学走出最初的犹豫彷徨,开始进入激情澎湃、艺术放飞阶段。我常常从有关的文学报道尤其是与儿童文学有关的消息里看到“束沛德”这个名字。看得多了,我发觉,这个名字总是与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决议、部署,与当时儿童文学的

汪曾祺在小说《大淖记事》里写道:“春江水暖,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菱蒿,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……”现在再去大淖,汪老笔下的一片绿洲早已两样,驳堤护栏、水清荡漾、树绿鸟啼,这里已变成令人羡慕的市民休闲场所,但汪曾祺小说中的一汪沙洲已难寻踪迹,这不能不算一个遗憾。

菱蒿又名芦蒿、黎蒿、白蒿、水蒿、水艾、减肥草、降压菜等,我们这里都习惯叫芦蒿苔。早春二月,芦蒿刚出土不太高时即采摘,这时的茎与叶区别尚不明显,我们食用的也就这一段嫩茎,故称之为芦蒿薹。

汪曾祺是文学家,也是美食家,他特为菱蒿专门加注:“菱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,粗如笔管,有节,生狭长的小叶,初生二寸来高,加肉炒食极清香……”其后汪老还就“极清香”三字在文章中解释道:“野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味道。”这诗一般地描述,真得让人随他的文字不自觉地咀嚼起来。

新上市的芦蒿很嫩无需择掐,稍迟一点的芦蒿,我们买回来会“斩头去尾”,掐去根部老的部分,摘掉梢上嫩嫩的叶子,将弯曲略显红色的茎洗净后切成寸长备用。把锅烧热,放油,搁葱、姜、蒜,煸炒;再加入咸肉丝炆火爆炒,等香味出来,最后加入芦蒿翻炒,须臾,浇上黄酒,盖上锅盖焖上,稍许揭开,肉丝褐红,菱蒿嫩绿。咸肉的醇香与菱蒿的清香形成层次鲜明而丰富的香气阵容。入口,香味弥漫,经久回味。芦蒿薹可与许多食材搭配,用臭豆腐干也是绝佳选择。

菱蒿见于诗,最有名的当属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: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菱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……诗中的菱蒿很早就成为人们桌上的凉拌菜。苏东坡与吾故里的秦少游、孙觉等是好朋友,苏东坡一生中曾数次来高邮并留下许多不朽诗篇和佳话。诗中的鸭和菱蒿都是高邮的物产,我看其诗句中不无高邮的生活影子。“菱蒿满地芦芽短。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说的是河豚肉里有毒,而菱蒿则是解河豚之毒除芦芽之外的佳品。

《本草纲目》注:“白蒿处处有之,有水陆二种。本草所用,盖取水生者……其茎或赤或白,其根白脆。采其根茎,生熟淘曝皆可食,盖蔬蔬也。”菱蒿是一种药食兼用的野菜,不但美味可口,还能降血压、降血脂、养肝健胃、清热解毒消炎,民间常用于治疗传染性肝炎、高血压、癌症等病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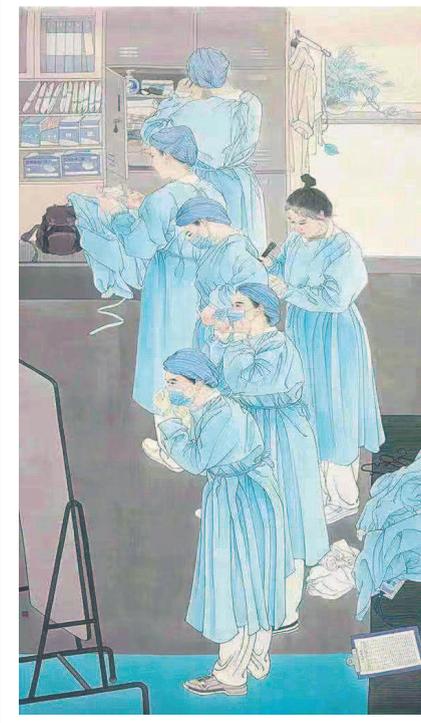
我故乡高邮,在明代有一位著名的散曲家叫王磐,他将高邮各种野菜的生长地点、季节、形态、特征、颜色、味道及吃法,通过民歌的形式并配备上精致的绘图编印成《野菜谱》一书。“采菱蒿,采枝采叶还采苗,我独采根卖城郭,城里人家半凋落。”就是他在《野菜谱》中关于菱蒿的歌谣。

过去人们吃野菜是为了度命,而现代人挑选野菜吃是为了时新尝野,点缀生活。靠野菜糊口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。

某些制度安排、设计以及重要活动联系在一起的。比如1986年5月,中国作协与文化部在烟台联合举办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,沛德先生致开幕词;1987年1月,《文艺报》“儿童文学评论”版面世,沛德先生发表了发刊词《窗口·桥梁·苗圃——对〈儿童文学评论〉专版的期望》;1987年启动的中国作协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评奖,沛德先生是评委会副主任委员。

1988年10月,在烟台召开的“儿童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”上,我第一次见到沛德先生。会议上的他,主持发言、驾驭全局举重若轻、游刃有余,会下则亲切随和、广结文缘。他在开幕式上所做的“更贴近大时代 更贴近小读者”的主旨发言,视野和概括,思虑和导引,都令人印象深刻。

1992年11月,中国作协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



素衣锦华(中国画) 宋晨

学奖初评工作在北京进行,我作为初选小组成员参与其事。记得初评工作由洪波、发稼先生主持,沛德先生是那一期评委会的主任,初评阶段并无具体工作。我们在外交部招待所关了将近一个月,沛德先生不止一次来看望慰问大家,关心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安排。

有一天,休息间隙,沛德先生忽然问我:“在北京你想见见谁?”看我一头雾水,他又补充说,“有没有想见的老作家?”我十分意外,“可以吗?”

从事儿童文学及历史研究,我当然希望有机会见见前辈作家。这不仅是一种专业方面的阅历,也可以算是我们与历史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方式。说到儿童文学界的老前辈,我最想见的是冰心先生,严文井先生。“我来帮你安排。”沛德先生说。

我当时的意外是显而易见的。我知道,两位先

生年事已高,深居简出,虽有沛德先生居中联系,我仍然深感不安。尤其是冰心先生已经92岁高龄,平时我也看到过她老人家接待访客的消息。犹豫之下,也是怕给沛德先生添太多麻烦,我说,“方便的话我想拜见严文井先生”。后来,在沛德先生联系安排下,我约上一起参加初评工作的一位友人,在一个周日的下午,去看望了文井先生。

沛德先生青年时代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中国作协机关工作,经历过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,同时他交友广泛,深谙文坛人事。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,如此心细如发,虑及一个晚辈内心的愿望。这件事,一直是支撑我个人认识、解读沛德先生人品、文品的一个具体、鲜活的生活细节。

沛德先生曾多次在私下里和文字中说,他有机会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发

诗三首

华振鹤

<p>读《浮生六记》,赞芸娘 鸣和鸾凤真堪慕, 每叹何因百事乖。 莫是天合天也妒, 无端造化屢貽灾?</p>	<p>读《围城》,论方鸿渐 恰似飘蓬未有根, 任风左右委埃尘。 心无定见谁依恃? 天下多余又一人。</p>	<p>读《贵族之家》,哭丽莎 故地寻踪空自哀, 长教游子独徘徊。 可怜触目伤心处, 犹见玉人倩影来。</p>
--	---	--

疫情得到控制,近期不少人陆续接到单位即将复工的通知,有人对此感到焦虑不安,甚至担上她喜欢稳定、不变的生活,在她的谈话中我发现,她会觉得按部就班的生活和一成不变的

居家隔离数十天,没有面对面地接触同事、接触客户,虽然也要在家办公,但总是和在单位里不同。这名患者说自己打字都生了,她焦虑的主要原因是怕自己会不适应,工作会出现差错,和同事们相处会有困难,会适应不了新的作息时间,总之饭也不香了,晚上开始失眠了,早上开始早醒了,精神状态很差。

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,我和她一起分析了产生焦虑、紧张甚至抑郁情绪的原因。焦虑表现包括坐立不安、担忧、心好像一直悬在半空、总觉得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、胡思乱想等,而抑郁和焦虑常常相伴出现,表现为情绪低落、动力不足、精力不

足,什么都不想做,并伴有失眠、饮食差等。对这名患者来说,性格特点上她喜欢稳定、不变的生活,在她的谈话中我发现,她会觉得按部就班的生活和一成不变的

休息会让自已更有安全感。复工对此刻的她来说意味着改变,要从自己舒适的环境换到另一个环境,从自己能掌控的状态换到自己无法掌控的情景去,焦虑和担忧就会出现。尽管是居家办公,但大多数人的作息也可能发生了改变。我建议不如将这次疫情的居家想象成一次超长假期,就像春节或寒暑假,先从作息时间内做一些调整,向上班时的

好友阿葛罹患第二期肝癌,动了手术后,元气大伤;屋漏偏逢连夜雨,家里帮佣辞职,由于膝下没有儿女,她丈夫又忙于生意,无法也无暇照顾她,于是给她请了私家看护。

我去探病,一入门,便看到阿葛躺在躺椅上,看起来神清气爽。新近聘请的护士瓦妮塔正在为她按摩双腿。我还没开口,阿葛便微笑地问我:“你看看我有什么不同吗?”我说:“你——好像换了发型?”她爽朗地笑了起来,说:“是呀,瓦妮塔帮我修剪的。”护士修剪头发?看到我错愕的表情,瓦妮塔笑道:“我曾学过理发,在医院常常帮病人修剪——我喜欢看到他们容光焕发的样子。”

当我和阿葛聊天时,瓦妮塔主动到厨房去把水槽里的杯盘碗碟洗干净,到户外把晾晒着的衣服收进来,又把散落在地上的报纸杂志收拾整齐。

手脚如此勤快的护士,真是罕见啊!许多看护,只做自己分内的工作,其他事情,一概不理。对此,瓦妮塔耸耸肩,说道: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能帮多少就帮多少。我可不愿意做个稻草人啊!”问她什么是稻草人,她幽默回应:“那就是一动不动地把病患像庄稼一样地守着。”阿葛闻言大笑,说:“上一周请来的,便是个稻草人。最糟的是,我睡午觉时,她也睡;我醒后,她依然烂睡如泥,还打鼾呢!当天,我便请她回家去赶麻雀了!”与瓦妮塔攀谈,知道她往昔家境不好,中学毕业后,无法继续升学,想要学按摩谋生,可母亲大力反对,认为按摩是体力活,不能干一辈子,她希望瓦妮

展旗呐喊,但深知自己在儿童文学创作、理论研究上都没有什么建树,占据这个位置很不合适。他十分自谦地表示过:“蜀中无大将,廖化充先锋”,“凭着我对儿童文学的兴趣和热情,也就勉为其难而又心甘情愿地跑起龙套、敲起边鼓来了”。而事实上,从1985年开始,作为作协书记处分管儿童文学组织领导工作的书记凡20余年,他公正、专业、大气、温暖的工作作风和深具开拓精神、有声有色的工作成效,整个儿童文学界是有目共睹的。

沛德先生的一个重要身份,是从1950年代至今,中国儿童文学评论界一直在场的有影响的评论家。由于工作岗位和身份的原因,他的一些文章以会议致辞、总结等形式写成,行文中难免会有一些必须表达的意思和常规用语,因此,我们有时候难免或有“文件体”的挑剔与苛评。

塔能找一份较有意义的工作,因此,建议她去学护理。母命难违,瓦妮塔就这样“身不由己”地当上了护士。“坦白说,我起初并不喜欢这份工作,整天和愁眉苦脸的病患接触,自己也罩在愁云惨雾里;有时,碰到脾气暴戾的患者,还得忍受无理的斥骂!渐渐地,我患上了职业倦怠症……”

就在意志渐趋消沉时,瓦妮塔碰到了她人生的转折点。

“那时,我在临终关怀中心负责照顾一名患上末期癌症的语文老师,是个单身的中年妇女。她被胃癌折磨得死去活来,人瘦得像一根电线,可是,求生意志却比钢铁还要强。每次看到我,总努力挤出笑脸,左一句谢谢你,右一句辛苦你了。为了让她最后的日子好过一点,我总试着揣测她的心意来取悦于她。知道她喜欢花,我不时给她带几支新鲜的玫瑰花,养在瓶子里;而她,在看着花时,总露出梦幻般的微笑。有一次,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,说:你们护士,就是我们心灵的蝴蝶啊!是你们,让我们心花绽放。我一听,便愣住了、震撼了,眼泪随即涌了出来。从来、从来没有人对我讲过这样的话!以前,我总愚蠢地以为护理工作是很卑微的、是任人差遣的;然而,这个女子,却清清楚楚地让我看到了这份工作的神圣性,也让我找到了职业的尊严!最后,她平静地离世,双眼合上时,脸上还闪现着玫瑰般的绚丽光彩。”

自此以后,瓦妮塔便成了所有病患“心灵的蝴蝶”,以翩跹的缤纷驱散病人心里的阴霾。

但是,阅读沛德先生近70年来写下的大量儿童文学研究和评论文章,我深感他在工作需要和岗位角色的规定下,仍然显露出了作为一位批评家的纯粹的文学心灵和评论眼光。

他写作,发表于1957年的长文《情趣从何而来?——谈谈柯岩的儿童诗》,已经成为那个儿童文学艺术思维稀薄年代留给我们的经典篇章。即使是他后来那些致辞、总结类文章,细细读来,也不乏敏锐独到的观察与思考。如前面提到的1988年烟台“儿童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”上,他的主旨发言中就特别提出,“考察儿童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,要把它放到我国全面深化改革、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之下。”在我的记忆里,儿童文学界普遍注意到商品经济发展对于儿童文学创作、出版的影响,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的事情。应该说,沛德先生是较早早在儿童文学界提出这一视角和课题的评论家。他陆续发表的《关于儿童文学创新的思考》《谈儿童文学的主旋律及其他》《新景观 大趋势》等文章,都曾在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2021年12月,在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,又见沛德先生。90岁高龄的沛德先生是该届大会最年长的代表,媒体对他的关注、采访亦成会议一景。会议期间,我更多的是从报纸、自媒体上与他相遇。我知道,从1953年全国文协(中国作协前身)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主席团秘书,到后来作为历次大会代表,沛德先生也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历史见证者,一部“活字典”。而“束沛德”这个名字,是我们显示了一位文学前辈、一个儿童文学守护者高洁、淡然的人品心性和文学操守。

床上时可以放空大脑,或进行冥想,有助于使内心净化,让大脑更好地休息。我们常比喻每个人的一生都如同一本书,经历得多了也会变厚。一成不变的生活是稳定的,但同时也是平淡的。生活在于经历,与人打交道、做一些实在的事、在工作任务中做出成绩和贡献,都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与其担心复工,不如坦然接受。

这次疫情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,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,但同时也让人们更加珍惜和期待疫情过后的生活。希望疫情早日散去,我们约上三五好友,把酒言欢,共叙桑麻。

十日谈

走进心灵花园
责编:徐婉青

屋檐下的婚姻“防疫战”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心灵的蝴蝶



走路的云

(新加坡)尤今